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其基因分析

刘沛林^{1,2}, 刘春腊¹, 李伯华¹, 邓运员¹, 申秀英¹, 胡 最¹

(1. 衡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管理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2.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摘要: 对少数民族聚落景观进行研究具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双重意义。以景观基因的视角, 将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特征归纳为聚族而居、向心性、自我防御、尊重环境等方面。并从景观要素基因、景观总体基因、原始图腾基因、标志性建筑基因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基因进行了识别; 同时, 考虑到时空差异, 从景观基因的地域差异性和变化性, 对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基因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传统聚落; 少数民族; 景观; 基因分析; 中国

中图分类号: K901.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0)06-0810-08

中国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成员, 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 由于自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 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为自然生态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方式多样、内部情况复杂的区域, 对其传统聚落景观进行研究, 有利于优化少数民族居住环境, 改善人民生活, 摸清民族聚落资源家底。另一方面, 鉴于少数民族情况的复杂性等原因, 当前对少数民族聚落的系统研究亟待加强, 以景观基因的视角, 对其聚落景观进行系统研究, 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利于深化文化地理学对民族聚落的研究, 亦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案例。本研究以景观基因为视角, 首先总结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特点, 然后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基因进行识别, 最后对其景观基因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等特征进行分析。

1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特征

1.1 聚族而居

众所周知, 人类居住方式一开始便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相联系, 氏族聚落是聚落的原初形态。在少数民族地区, 同一氏族或不同氏族的人们往往集中居住在同一聚落里, “聚族而居”的组群方式是其聚落景观构成的一条基本原则。比如, 水族是

由单一氏族或由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亲族联合体组成^[1]; 德昂族的村落由几个氏族组织而成^[2]; 基诺族的每个村寨是由2个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或家庭为基础组成的^[3]; 独龙族是由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的近亲成员的家庭公社组成的血缘村落^[4]; 侗族村落是由房族为基本单位组成的亲缘网络^[5]; 苗族聚落是同一房族、同一家族、同一姓氏或同一宗族的具有血缘关系的聚集体, 彝族基本上是数户或数十户为一村落, 数村或数十村形成一个血缘家支地域^[6]; 拉祜族村寨是由若干个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大家庭组成的血缘式聚落^[7]等等。这些在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上也有突出表现(图1)。

1.2 向心性

事实上,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于山区, 大多数聚落的构建都是采取顺应自然的方法, 没有统一的布局指导思想, 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强烈的集体意识, 使其聚落在无序中显现有序, 在自由中遵循统一。一般而言, 大多少数民族村落中均有一个集体象征的建筑物(或其他物化形式), 这一主要标志物使得整个聚落有着统一整体的向心性, 进而成为这个村落布局的统帅, 他们往往位于村口或最显著的位置, 并且远远高于所有民居。比如, 大理白族村寨常以本主庙和庙前戏台组成的方形广场为中心; 傣族村寨则以佛寺和佛塔作为全寨的“统帅”;

收稿日期: 2010-06-26; 修订日期: 2010-10-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50)、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J08B18-01)、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重大招标项目、湖南省人文地理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和湖南省普通高校科技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刘沛林(1963-), 男, 湖南汉寿人, 教授, 主要从事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景观规划及人居环境学的研究与教学。E-mail: liupeilin@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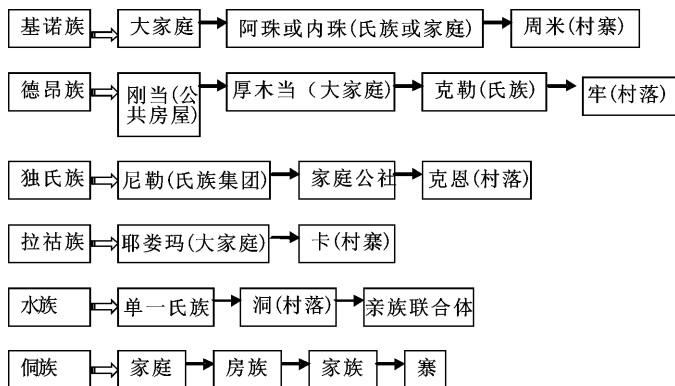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聚落构成单元

Fig. 1 Organization unit of partly Chinese minority settlements

哈尼村寨上方常为一片生长着古老巨树的茂密森林(称为“龙林”或“神林”)^[4];侗族聚落的象征和氏族组织的徽章是鼓楼(素有“未建寨子、先修鼓楼”);布朗族有寨心桩,周围用石块砌成1 m左右的高台,是聚落的群体性公共空间^[5];藏族常以喇嘛寺为中心性标志。此外,在中国北方的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锡伯等民族和南方的景颇、独龙、基诺、佤、黎、高山、傈僳、怒、阿昌、珞巴、普米、佤等民族在规划建设聚落时,大都要开辟一处所作为祭典之用,以巨石、神树、木桩等作为神的依托,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祭祀活动。如苗族山神“嘎嘛”的注屋、阿昌族祭寨神“户撒”的矮墙、普米族祭祀天地之神鬼的“神鬼楼阁”、哈尼族的小神房、瑶族的山神庙、白族傣族的寨心、寨门、寨边桩等等都是聚落群体性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少数民族传统聚落的向心性空间(图2)。

1.3 自我防御

中国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生活在野兽成群且械斗、复仇时有发生地理区域内,同宗、同族、同姓的人们常常选择有利于防御的位置建造自己的聚落,并在聚落四周用栅栏、壕沟或围墙合围寨域,通过围墙把聚落内各个单体建筑圈在一起,成为封闭性较强的整体,使聚落内的人们感到好像生活在一个血缘大家庭中一样,有一种依赖感和安全感。如佤族常在村寨四周挖掘壕沟,壕沟前沿埋上竹尖、倒勾刺,用竹木和荆棘围起一个天然的寨墙,并在寨门前修一条密集刺棵、竹篷,密不透光、类似地道的通道。昔日壮族的一些村寨也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功能,刘锡蕃《岭表纪蛮》载“此种村舍,悉含有军事上防御之作用。在依壮环居之蛮峒地方,所见甚多。除各家坚壁高棚,随处开设炮眼而外,村前复建为墙,墙外环植刺丝,兵火不能入。竹外



图2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聚落向心性标志物

Fig. 2 Centrality landmarks of partly Chinese minority settlements

有如溪水,则有凌为深池,只有一桥一门可为通道。村后即倚连深远之峒,有警,丁壮御于外,老弱及妇女,悉运家私于峒中,盗即入村,除焚屋外,乃毫无所得。地方稍乱,即严闭栅栏,白昼不启”^[6]。目前尚存的侗族的“卡房”、“堂瓦”、“鼓楼”和羌、

藏、彝等族的碉楼式建筑,仍能充分体现昔日西南民族聚落的防御性特征。侗族的“卡房”(汉称“寮房”)有似哨所,系为防御他族和盗匪的入侵而用4根柱子立起建立而成的用以放哨瞭望的楼房。“堂瓦”又称“聚堂”,是近似鼓楼的寨内集会的场

所,楼上置鼓作报警集众之用(是鼓楼的雏形)^[6]。碉楼作为一种防御性能甚强的聚落建筑,一般据山扼水,建在视野十分开阔和地形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山脊梁上或聚落中心,有家碉和寨碉2种,其主要用来防御敌患,观察敌情,指挥作战,平时不用,战时则携粮入内据守。作战性能较强的战碉又高又大,楼内可容纳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生活用具,村中的老弱妇孺及牲畜亦可藏在里面。

此外,聚落内的道路多不够完整,呈现不规则状,道路随房屋排列变化自然形成,多为土路、乱石路,宽敞平坦的大道甚少。有些山居民族先建寨后铺路,道路网络无一定格局,时而夹于两幢檐下,时而穿层而过,时而顺山势蜿蜒,纵横交错。有些聚落由于建于非开阔地区,内部空间回旋余地小,房屋紧凑,道路更是狭窄。这样既是自然环境所使,也极有利于村民的自我防卫。既可拒敌与村外,若被敌人攻入,也可歼敌于阡陌道路。

1.4 尊重环境

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山区,山水意识强烈,十分尊重环境,敬畏环境,这在其聚落景观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其一,融于自然山水。甘青新游牧区的藏、蒙古、裕固、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需要,选择了“逐水草而居”的迁徙型生计方式。在四处是沙漠戈壁的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民利用天山融雪水汇聚成的河、沟、湖以及发明的“坎儿井”引水灌溉,发展绿洲农业。在聚落位置选择和庭院建设中,维吾尔族人民很重视周边地区的水资源条件。蒙古族牧民落居选址时,多喜于择山之南水之北,即居山临水之地。哈萨克族在确定毡房搭建点时,强调“先选择草场,后考虑住房”,“在山坡上扎毡房,把山坡下当草场”^[4]。

其二,适应并改造环境。比如,在新疆喀什维吾尔族,其高台式民居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而建造的一种独特民居。这种高台式民居由地下空间、地面起居空间与屋顶空间3个层次构成,人们根据每年不同的季节和时令,将3个空间层次交替使用。再如,居于海拔1000m左右的哈尼族村寨因地制宜另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半山梯田稻作文化。这一更新过程一经完成,便发展成为一种定势,以梯田文化成为整个民族的凝结核,成为哈尼民族的灵魂。其选址于半山之中,把不利条件转变为有利因素,显示出哈尼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并结合自然的伟大力量。黄土高原的穆斯林聚居区,在土木建筑中常采用板筑法(干打垒)、土坯墙等办法,墙体厚重,隔热防寒性能好。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适应当地干旱少雨、夏热冬寒等自然环境特点,建筑材料以土坯为主,少用甚至完全“不用木料,也很少用石料”^[1]。傈僳族村民都居住的木结构的房屋为适应环境条件,其结构主要有匣式木屋、搭木式房屋和“千脚踏地”房屋等3种类型^[2]。

其三,讲究卫生。比如,南疆维吾尔族建造房屋前,都会考虑到卫生与布局的关系,借助禁忌习俗或技术安排,努力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卫生,如不许将厕所设在大门口或显眼的地方,而是尽量置于屋后、墙角或偏远僻静的角落。草原游牧民族也非常注重环境卫生,如哈萨克人忌讳在毡房附近或羊圈、驼场等地大小便^[3]。

其四,与环境和谐。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居室内,花毡、挂毯、箱柜、枕套、盖被、褥子、台布、窗帘缀满了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图案和花纹,洋溢着春天般的气息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在南疆维吾尔族民居中,常会看到石榴、西瓜、桃子、葡萄等装饰图案,取之自然而又匠心独运,反映出当地人民追求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美好愿望。总之,这些精心绣制的花纹,反映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而是表现了少数民族对理想型自然环境的向往和追求^[3]。

其五,用材本土化。比如,蒙古包是草原蒙古族的传统民居。其外形圆润、构造简单,主要由骨架、覆盖物和绳子等组成。搭建蒙古包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柳条和毛皮等。其中,柳条取自草原地区特有的红柳树,多用于“哈那”(网状骨架)的搭建,毛皮可分别制成毛毡和皮带、皮绳等,毛毡是“哈那”上的覆盖物,皮带、皮绳则用于连接柳条和捆扎毛毡,具有极大的生态学意义^[4]。

其六,经济实用。旧时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藏族、彝族,为适应其生存经济的需要,常以“帐篷式”和简易住宅为其居住形式。特别是“赶山吃饭”的少数民族,居无定处,常常以“叉叉房”为主要的住宅形式。叉叉房系以两根插入地下的树杈作柱子,一根树杈横在叉上作横梁房架,四面用茅草遮掩而成,无墙壁,易建易拆,适宜于游耕经济生活^[5]。

2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

景观基因就是一个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所特有的,存在于景观之内,它作各种几何排列,是景观“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他景观的因子),对某种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

作用。同时也是识别这种景观的决定因子^[4]。

2.1 景观要素基因

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到底如何识别,其主要的识别点在哪里?首先,对少数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大致可以从民居特征、图腾标志、主体性公共建筑、环境因子、布局形态5个层面进行识别(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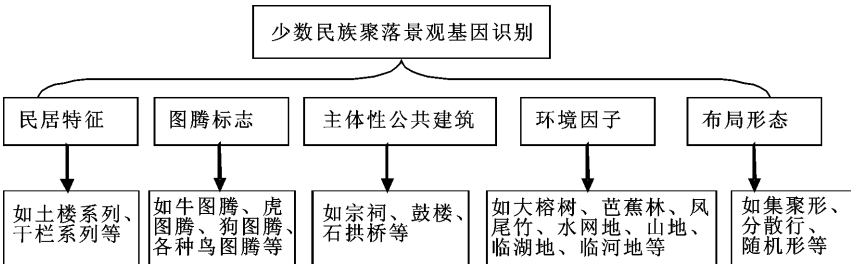


图3 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方案

Fig.3 Genes - recognition scheme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具体而言,一栋少数民族民居的景观基因要素大致可分解为屋顶造型、山墙造型、屋脸形式、平面结构、局部装饰、建筑用材6个方面(表1)。

表1 少数民族聚落中民居建筑景观基因分解
Table 1 Genes - resolu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settlements' vernacular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基因类别	基因特征
屋顶造型	如平屋顶或坡屋顶,歇山顶或硬山顶等
山墙造型	如规整的土字型或起伏有致的波浪型等
屋脸形式	正立面现状,如一层或二层,干栏式或过廊式等
平面结构	如单列式或四合院式等
局部装饰	如各种特定图案、雕刻或者绘画等
建筑用材	如石材、木材、青砖、土墙等

按照上述要素可以重构一个古民居的整体景观。比如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可以描绘为:硬山式坡屋顶,伴随着二级的起翘山墙,正面是两层楼的挑阳台和干栏式的千脚柱,从上往下看为单列式或围合式的平面布局,辅之以鸟(凤凰)类为主题的各种装饰绘画(如山墙起翘部分、窗雕等),除山墙为青砖、屋顶盖青瓦之外,其它外显部分均以天然木结构为特色,充分体现出苗族、土家族等文化结合部多元文化景观的特点。

2.2 聚落景观基因

聚落是指一定人群长期聚居的场所,除包含所有民居建筑之外,还包括公共配套的其它设施如广场、桥梁、宗祠等公共设施,以及相关的土地附属内

容。因此,聚落景观的识别主要是从宏观上和整体上的识别,主要识别那些特征性强、具有可识别性、特别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景观。聚落景观识别中最具标志性的要素就是民居建筑。而民居建筑及其环境的识别又不能离开其独特的景观基因(或因子)。聚落景观识别大致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一是识别民居特征(如土楼系列、干栏系列等);二是寻找图腾标志(如牛图腾、虎图腾、狗图腾、各种鸟图腾等);三是识别主体性的公共建筑(如宗祠、鼓楼、石拱桥等);四是参照环境因子(如大榕树、芭蕉林、凤尾竹、水网地、山地、临湖地、临河地等等)(图4)。实际上,可以将聚落景观的主体因子和“可识别”因子进行详细划分,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进行管理,进而借助计算机来进行景观识别,将有效地推动区域聚落景观的提炼和管理,进而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识别和优化,推动理论研究和资源的优化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2.3 原始图腾基因

“图腾”一词为印第安语 totem 的音译,带有“亲属”和“标记”之义,各少数民族分别有各自崇拜的图腾物类,或为动物,或为植物。因此,寻找原始图腾成为识别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钥匙。比如,云南西盟和沧源等地的佤族村寨,其典型的图腾柱是牛角桩或“丫”形寨桩^[7],佤族人始终把牛看作民族神来敬仰,佤族人传统聚落景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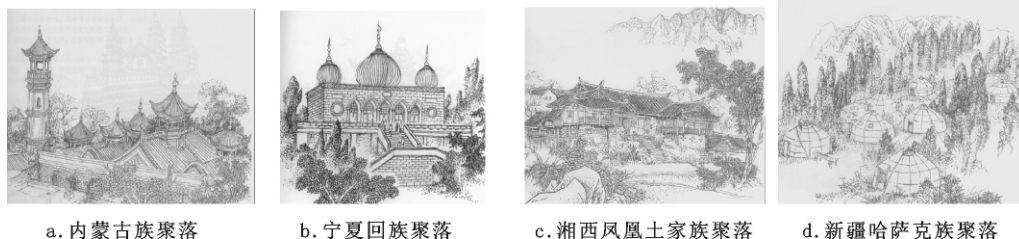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聚落景观

Fig. 4 The landscape of parthy Chinese minority settlements

方方面面均深深地打上了“牛”文化的烙印^[18,19] (见图2a)。实际上,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村寨的寨门也充分表达出原始崇拜和原始图腾的意象,成为识别各族村寨景观的重要基因^[14]。

再如,彝族长期以来,把虎作为本民族的图腾,因此,彝族的聚落景观中的构筑物多与虎有关,有的为求家宅平安还在房前挂上各种镇宅虎头面具^[20],或在村口建一画有老虎的照壁。

2.4 标志性建筑基因

侗族聚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景观建筑一是鼓楼,二是风雨桥。侗族鼓楼隐含着侗族文化的主体基因元素——杉树和阳鸟^[21]。侗族地区有句俗语“高山住瑶,半山住苗,侗家住山槽”,总之侗族聚居区为山区,有村寨的地方便有参天古树,居民住清一色的木楼,即“吊脚楼”,生活用品也全是木制的,所以,树是侗族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加之鸟崇拜在侗族人的原始崇拜中早已存在,因此,侗族的标志性建筑鼓楼以及风雨桥上的类似鼓楼的尖矗建筑,都以杉树的形状为造型,上缀若干鸟图形(图5)。在通道县的芙蓉、金殿、黄土等地,每个寨子都有一个寨门,而每个寨门坊上刻的都是鸟儿展翅欲飞的图案,一只衔一只的尾巴,紧紧相连,场面特别壮观。这在中国侗族的主要聚居区——湘西、黔东、桂北及其毗邻地区特别明显。

3 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基因的比较

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所说的基因,对于聚落景观基因而言,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其景观基因也在时空上既存在着差异性,也存在着变异性。下面从差异性和变异性这两个方面,通过选取典型例子的方式,对少数民族聚落景观基因进行比较。

3.1 建筑景观基因的比较

建筑作为聚落中最显眼、最核心的实体要素,对聚落的景观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从核心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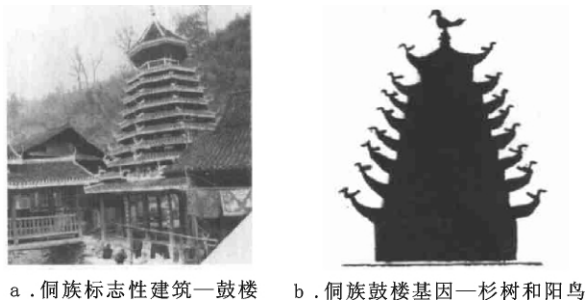


图5 少数民族标志性建筑及其基因识别(以侗族为例)

Fig. 5 Chinese minorities' landmark and their genes - recognition (Dong Minority as example)

名称、建筑材料、建筑高度、建筑造型、立面形状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进行横向比较(见表2)。

3.2 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

由于少数民族的某些共性,少数民族的聚落景观中既有相同的景观基因,但是由于居住环境和地域差异等特点,又会发生一定的变异,即聚落景观基因的变异。

以传统聚落景观中的太阳鸟图案为例。龙凤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表现一样,龙文化的基因是游牧文化,最大特征是善于驯化与管理兽群,同样善于治理国家;凤文化的基因是稻作文化,最大特征是善于精耕细作,善于改进和发明技术^[22]。所以,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凤鸟(凤鸾)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贯通于民俗文化的始终。在苗族、土家族、瑶族、侗族等,均有类似太阳鸟神徽的图案,但是因各民族文化的不同,导致这些图案在传统聚落具体造型上各有不同,或者说文化体本身因受到环境的干扰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基因变异(图6)。

再以山墙为例。山墙(又叫马头墙)是少数民族传统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区的山墙

表 2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聚落建筑景观基因比较

Table 2 Gene –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in partly Chinese minority areas

民族	建筑名称	材质	高度	造型/立面形状	其他特征
白族	门楼	石灰塑成或砖瓦垒砌	2 层	中原殿阁造型, 飞檐串角	楼面以泥塑、木雕、彩画、石刻、大理石屏、凸花青砖等组织成丰富多彩的立体图案
布依族	石板房	石板	5 ~ 6 m 高	干栏式或半边楼式, 前半部正面看是楼, 后半部背面看是平方	均为石料
布朗族	竹楼	竹	2 层	干栏式	
朝鲜族	草房和瓦房	草和瓦	单层	4 个斜面 “人” 字形	多面向南或东南、西南, 有院落
傣族	竹楼	竹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达斡尔族	木制阁楼	木	单层	传统中轴式特征 “人” 字形	正方形, 以西屋南炕为上
德昂族	竹楼	木、竹、茅草	2 层	干栏式, 冠盖式	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形式
侗族	鼓楼、风雨桥	木	多层	尖顶处筑有宝葫芦或千年鹤, 楼檐角突出翘起, 多面体的宝塔	
鄂伦春族	仙人柱	木杆、兽皮或桦树皮	5 ~ 6 m	伞状, 圆锥形	倾斜状, 约 60°
鄂温克族	撮罗子	松木杆、桦树皮或麂鹿皮	约 3 m	圆形, 圆锥形	
高山族	公廨	竹子、木棍、茅草	单层		建在村寨中央
仡佬族	塌塌房、四脚棚、穿斗房	木、草、杉皮、石块	单层	干栏, 三角形等	
哈尼族	蘑菇房	土、草	3 层	蘑菇形	
哈萨克族	毡房	红柳、芨芨草、毛毡	单层	圆形	
赫哲族	撮罗昂库	杆子、茅草、桦树皮	约 1 丈	蓑衣	
回族	清真寺	木	/	宫殿式, 宫院型或圆顶型	
京族	石条瓦房	条石、竹片、瓦	约 7 m		
基诺族	干栏式竹楼	竹	2 层	干栏式, 人字形	
柯尔克孜族	勃孜吾	红柳、芨芨草、	单层	圆台	
黎族	布隆亭竿	竹架棚	单层	倒扣的船只行, 有辅地形、高架形和向金子型过渡三种	
毛难族	阁楼	木、石	2 层	干栏式	
门巴族	阁楼	石、木、竹、草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蒙古族	蒙古包	毡块、木料	/	圆顶型	
苗族	吊脚楼、杈杈房	木、瓦、杉树皮、茅草	2 层	“人” 字形	
怒族	千脚踏地房	木板、竹篾	单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普米族	木楞房	木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羌族	碉房	土石	3 ~ 4 层	方形	
畲族	千柱落脚房、“土墙厝”	土木、竹子	2 层	干栏式 “介” 字形 “金” 字形	
水族		杉松木、杉树皮或瓦片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塔吉克族		木石、草皮	/	正方平顶	
土家族	木架屋、茅草屋	木、茅草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楼上一般做“姑娘楼”,
佤族		草木	2 层	圆底 “人” 字形顶	
维吾尔族		土石	单层	方形, 开天窗	
锡伯族		土石砖	单层	“人” 字形	自成院落
瑶族	叉叉房	竹木草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彝族	土掌房	石土木竹	多层	方形	
藏族	“土库房”	石木	多层	宫堡式, 角尺形 “凹” 字形或 “回” 字形	平顶多窗
壮族	干栏式木楼	土木	2 层	干栏式 “人” 字形	

注: 资料来源: 据 http://www.e56.com.cn/minzu/art/art_building.asp 和 <http://www.cnnp.org/sptavel> 相关资料整理; / 表示数据不详。



图6 少数民族聚落景观中的太阳鸟图案及其变异

Fig. 6 Sun birds design in Chinese minority settlements' landscape and its variation

造型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质。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山墙以厚重、规整见称(这与中原文化本身强调规整有序密切相关)。湘西地区传统建筑的山墙风格在保留中原文化传统的同时,由于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墙角出现一定的上翘趋势,且以凤鸟为造型。广东、福建一带传统少数民族民居的山墙则以

圆弦状或波浪起伏状为特征,给人以活泼、轻盈之感,显然是越来越摆脱了中原文化的约束,有了更多的自由舒展的空间。也就是说,民族地区这种原本用来防火的山墙,随着地域的变化,造型逐渐发生变异,特别有飞升向上的感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山墙景观^[2](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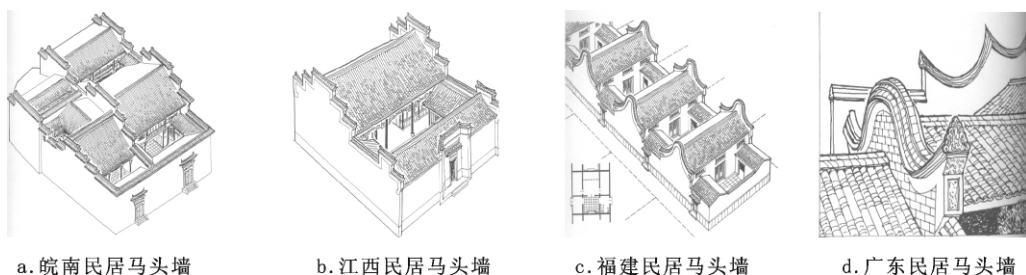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古镇景观基因胞的遗传与变异——山墙

Fig. 7 Heredity and its vari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ity's landscape gene cell (Gables)

4 结 语

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为自然生态环境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方式多样、内部情况复杂的区域。本文从景观基因的视角,总结了中国少数民族聚落景观的四大特点:聚族而居、向心性、自我防御、尊重环境等特征。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的基因识别标准有景观要素基因识别、景观总体基因识别、原始图腾基因识别和标志性建筑基因识别。但由于地域的时空差异,一些景观基因可能会发生变异,需要对这部分基因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和比较。

参考文献:

- [1] 韩荣培. 古代水族社会基层组织和土地、山林的管理方式 [J]. 贵州民族研究, 1999, (4): 89~93.
- [2] 宋恩常. 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 [C].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3] 宋恩常. 基诺族社会组织调查 [C]. // 中国人类学会. 人类学

研究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4] 金 珏. 侗族民居的生长现象试析 [J]. 贵州民族研究, 1993, (3): 118~123.
- [5] 冯 敏、陈志明. 凉山彝族奴隶制民居的建筑艺术 [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 (6): 61~65.
- [6] 戴 滇. 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1: 21~22.
- [7] 王海云. 云南少数民族聚落构筑的启示 [J]. 山西建筑, 2007, (7): 36~37.
- [8] 管彦波. 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2): 94~99.
- [9] 刘锡蕃. 岭表纪蛮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 [10] 周亚成. 哈萨克族游牧生产习俗的变迁与经济发展 [J]. 民族研究, 2000, (3): 54~62.
- [11] 杨圣敏. 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坎儿井文化 [C]. // 周伟洲. 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2] 陈 勇、陈国阶、刘邵权, 等. 川西南山地民族聚落生态研究——以米易县麦地村为例 [J]. 山地学报, 2005, 23(1): 108~114.
- [13] 刘富桢. 西北伊斯兰文化板块分割析论 [J]. 西北民族研究, 1992, (1): 19~31.
- [14] 贺其叶勒图. 蒙古民族游牧经济与传统生态意识 [J]. 内蒙古

-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4):92~96.
- [5] 史继忠. 瑶山的房屋建筑 [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3):21~28.
- [6] 刘沛林. 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 [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4):1~8.
- [7] 陈卫东,王有明. 佤族风情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303~304.
- [8] 汪宁生. 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29.
- [9] 杨兆麟. 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74~75.
- [10] 郭 净. 假面探秘——记西南地区假面表演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3, 92, 93.
- [11] 林 河. 中国巫傩史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1: 391~392, 218.
- [12] 刘沛林. 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 [M]. 上海: 三联书店,1997: 174.

Characteristic and Genes –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s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LIU Pei-lin^{1,2}, LIU Chun-la¹, LI Bo-hua¹, DENG Yun-yuan¹, SHEN Xiu-ying¹, HU Zui¹

(1.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8;*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Abstract: The study on settlements' landscape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are important both in theory exploring and practice innovating. Gener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could be reduced to living together around the clan, high centrality, ego defense and being regard of environment, and so on. Perspective from the landscape genes,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could be identified by landscape ingredient genes, landscape general genes, primitive totem genes and landmark genes. And taking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on into consideratio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could be compared by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variability of landscape gen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minority; landscape; genes analysis; China